

沈从文全集

一个人的自白

个人的自白

YIGEREN DE ZIBAI

1949 年是沈从文人生命运和事业的分水岭。

元旦前,他虽预见到自己“用笔方式,二十年三十年统统由一个‘思’字出发,此时却必需用‘信’字起步,或不容易扭转,过不多久,即未被迫搁笔,亦终得把笔搁下。这是我们一代若干人必然结果。”但当这个“结果”迫近时,1月,外界强大压力刺激,使他预感到二十五年用笔无法一搁了之,而陷于恐惧与绝望,终致精神失常。3月,曾于病中自杀,获救后被送入精神病院。且因病情时有反复,在北京大学的教职无法正常履行。8月,被安排到历史博物馆工作。至秋冬,病情渐趋平稳。

本集为新编,收沈从文病中所写自白性文字 10 题,实编入 4 篇,作者生前均未发表过。集名取自其中一篇的篇名。

《第二乐章——第三乐章》、《从悲多汶乐曲所得》、《黄昏和午夜》已编入全集第 15 卷,《四月六日》、《五月卅下十点北平宿舍》和 1949 年 11 月的《日记四则》,已编入全集第 19 卷。

作者病中留下的零星杂感,见全集第 14 卷《艺文题识录》。

一个人的自白

第一段 引子

经过了游移、徘徊、极端兴奋和过度颓丧，求生的挣扎与自杀的绝望……反复了三个星期，由沸腾到澄清，我体验了一个“生命”的真实意义。一切过去的重复温习，未来的检讨，我企图由一个在“病理学或变态心理学可作标本参考”目的下，写下这点东西。将来如和我的全部作品同置，或可见出一个“人”的本来。

就我近一月所接触的各方面问题和事实看来，我已完全相信一个新的合理社会，在新的政府政治目标和实验方式下，不久将来必然可以实现。附于过去社会一切，腐败和封建意识形态，且必然远比政治预言还早些日子可以扫除。由于社会人民束缚的解放，和知识分子的觉醒（人力解放和情绪解放），配合了人民革命武力，且比武力赶先一步，向国内各个阴暗处推进，或迟或早，旧的社会分解与圯圯，是意中事。区域性的负隅自固，与个人的固步自封，只是暂时现象。或

扑灭，或改造，迟早终要完成。时代历史决不会回复到那个乱糟糟的旧形式上去。决不会回复到那个无计划的维持少数又少数特权存在方面去。“雨雪霏霏，见日则消”^①，明朗阳光到处，凡事将近乎自然。这里若有个人的灭亡，也十分自然。

在这个分解重造过程中，因为一切得重新安排，重新调整，重新计划，于谨慎又谨慎的步骤下，人的牺牲还是万难避免的事。出于个人问题，对现实或承认，或否定，总之随处随事都必然会有广泛消耗与牺牲。一切平时与人民生活隔离的知识分子，既首当其冲，对革命来临以后如何自处，自然感到极大的苦闷与彷徨。这似乎可分两方面说：一是“生活适应”，一为“工作方式”。前者经过十年抗战，生活早渐渐与一般公务员拉平，作更新的分配适应，已不会感到什么困难。换句话说，知识分子如有吃有喝，在一个分配公平政治制度下，能看到社会进步，个人即再困难，也决不会消沉失望。至于次一点，却是一个相当困难的心理疙瘩，如非得政治设计作谨慎处置，这彷徨、痛苦，致工作进步停滞，是必然的。学校方面短时期一个近于无为的“照常”，可以说是最善的安置。负责方面如有自信可以将国家做好，对知识分子莫取压迫态度，实较贤明的措施。因为照近四十年教育方式形成的高级知识分子，应付工作的心理状态，工作的热忱实十分单纯。正因为政府既极端腐败和无能，还自私而贪得，裙带风正浸透全国每一大小机构，一直到学校。将学术当作点缀，影响到这部分公民，已形成“为工作”的单纯态度，“技术人”的态度。习理工的如此，习文法的也如此。社会如日趋于合理，这些人在“照常”方式下，将能得更多鼓励，即

可于一个极短时期中，与新政一切设施取得完全合作的步骤。这事在北方尤其容易。换言之，凡保留在学术工作岗位上的知识分子，过去廿年从未和四大家族特别势力有〔联系〕，思想改造实无多大问题。政治的合理与进步，改造或争取他们，比向其他官僚政客以及……任何工作容易。他们已近于一个“技术人”，只要有个工作环境，即可望进步而前。□□□□北方目下学生的容易运用，他们或多或少都尽了点力。学校的进步思想，虽由于少数所领导，至于客观知识，是这个多数给贡献的。

这些问题到此为止。我要说的也不过是因为自己是个从业员而涉及罢了。可是不过从业员有些不同处，犹如一个科学专家和一个文法部门的某种专家，大相悬绝。前者工作照常，后者则不成。后者在目前触着了一个“思想”问题。既涉思想，即有根深蒂固连续性，顽固排他性，不仅限于“当前”，还要检讨“过去”，防止“未来”。“过去”不免要从各种方式下受清算，办结束。这是个真正问题。极明显，有些人是有问题，从一个新的制度新的尺标衡量下，看得出来的。问题正逼迫着他，不能不寻求明白简单正确的答解，死或生。社会对于他一时或者还来不及注意，他自己却必然要注意找寻答解，死或生。

为寻求答解的正确，一切妄念幻象均得剥除，来看看什么是“自己”。这里即包含了生命过去。由过去释当前，线索或比较容易明白。

照普通说法，把人分成两个类型，内向与外向，相当简单，比阶级划分有时还适用，也省事。有时处理一些小问题，用这个分法，也居然能用得开。内向或外向有必然的限制。

一个年龄将及半百，生命已成熟，……生命全部发展虽相当复杂，不易从这个解释得具体，但由此追索，也可望如脱解连环，剥茧抽绪。建立一种个别的文学批评，从作品向深处追究探索，得到些新的发现。但决无可望将本质与生活经验共同形成内向或外向的种种，弄个清楚明白。任何忠诚坦白的自传回忆也……因为这实在是倒因为果。我如今要试一试把自己当成一株苹果树，来检讨研究一番。从由发生、接枝，到作种种不同的移植，又由于土壤不同，气候有别，以及偶然因子侵入（如在偶然中，一个枝子被路人攀折或衣服挂着受害），因而如彼如此，在廿年中同一株树结的果子如何不同。假定结的有好有坏，或者阳光充足，根柢营养又充分，结的却全是虫蛀变质的恶果，总有个原因！必然有个比表面问题深些的原因。

这种检讨对个人自然是一种痛苦事，但无碍于真实。因为事实已到决定这个树是自行枯萎，或他人砍伐□□□风雨……时候。一株真的苹果树，到这时节用的必然是“自然主义”或“道”来应付，枯萎或砍伐都好，两样结束只是同一件事情，生命的终结。应付它是顺天而委命。可是这株苹果树如有“思想”，苹果树如是一个“人”，这个人如恰恰又是“我”？新的时代要求于人的是“忘我”“无我”，忘掉或去掉那个小小的，蜗缩的，有限的我，而将“我”溶解于政治进程中，社会要求中，或者说，一个“为下一代合理、进步、幸福”大原则中。这要求虽已形成一种人的能力与精神解放，见于事实，成为国家新的建设基础，不可否认，不会更易，决定历史也产生历史。然而在许多人，尤其是近三十年学校教育造成的知识分子，到处分那个“我”时，少数虽能摆脱

一切，而接受新的，毅然独往，或追求预言，用生命去实证，表现忘我无我时信仰或认识之坚强。至于另一个多数，大致还是定向不明，□□有内有外，而外来风雨无时……或由于习染难除，或由于认识不清（从近三十年学校教育分工制看来，学校知识分子不易认清历史的发展必然性，是极平常现象），不免要作一种长期辛苦挣扎与断然抉择。他会受一切新的关系的吸引，也受另外一组旧的关系的束缚。接受“抽象”即十分勇敢、兴奋、激昂，摆脱“事实”可能需要作极大而长久的努力挣扎。照例总比青年慢一点，要比较缓慢，以及迟钝好些，因为……“我持”越强的人，越需要作较大努力。在这一点上，为否定昨日之我，值得作些全部分析检讨，“我”是什么？由何而来？结论不在自饰，时代已不需这种虚伪装饰，更不在自辩开脱，时代已不许用如此方式自脱。要真实，惟有真实，这棵苹果树才有个未来，或被决定既无助于人类生存进步，不如连根拔去，当作柴烧，付之一炬。或被决定还值得保留一时，重新移植，结点对下一代人还有益的果子。这检讨虽出诸自己，决定却属于外缘，“人”、与“时”、与“事”。我应当完全放弃我之为我处，委生命于人天。我已深深体会到人与人的不可分割性，相关性，连续性。“我”是否重要，在于对将来多数的人是否还有意义或影响。这点检讨本意也即由此认识而来的。

第二段 内向的形成

我是个内向型的人，长处或弱点统统由之而生。

凡谈及“内向型”的人格发展时，一般心理学都曾作过

种种探讨和说明，有些什么特征，有些什么倾向，长处与弱点，以及在人事关系上又有些什么可能。精神病或神经病学，大致和这个型的人格更多复杂关连。这是一般理论。不过这问题的较深理解，还……即出自专门家，称引过若干实例，能对某一个体说得透彻的可能还是不多。因为人有类型与差别，大多数的群，用类型可以概括，少数的存在，有时却差别十分大。

由于家道中落，长时期贫困，体质孱弱无从补救。生长小乡城社会，若顽童群免不了日有殴斗事点缀于生活间时，败绩纪录用任何勇气总不易抵消。由于私塾制诵书习惯，读到七八岁时，四书五经及杂诗的温习，任何驯善孩子都必然感到担负沉重，而发生反抗。在小城市里，当时最受称道的教师，就是老而□□，在一种变态心理支配下，最严格无情，对学生完全如生死冤家，只能拥护孔老二，最狠心虐待学生，用特制楠木板，把触犯□□学生，按倒在孔老二牌位前，□学生伏在……上，任何小事也能激怒到□□□□□二十三大板，打得个学生杀猪般叫喊，□□□□□。从这时起的我，一个具内向型的主要条件已形成，随同这个类型的特征也即起始见出。脆弱，羞怯，孤独，顽野而富于幻想。与自然景物易亲近，却拙于人与人之间的适应。家道日益贫困，且增加了这个对同年分，同小集团的亲友疏隔。于是永远有“不承认现实”的因子，随生命发展。但本身既拘限于那个小范围现实，自然向幻想作种种发展弥补。尤其是由之而来的屈辱，抵抗报复既无从，即堆积于小小生命中深处，支配到生命，形成一种生命动力来源。从此后使用到求自由工作上的仿佛“永无匮乏”情形说来，就可知这屈辱的积累，影响到

个人生命有多大，多深。也由此可知，一切发展必然是防御的，不是进取的。是机智，不是魄力。能由疑而深思，不能由信而勇往。

有谁在旧军阀时代，未成年时由衰落过的旧家庭，转入到一个陌生杂牌部队，作过五年以上的小护兵司书的没有？若你们中有那么一个人，会说得出生活起始，将包含多少酸辛。这也是人生？就是人生。我就充分经验过这种人生。这里包含了一片无从提及的痛苦现实。你们女人中有作过小丫头童养媳的没有？作过□□小商店的小学徒，必须侍候许多人烟茶，并将一切小过失推置于她身上承担的职务没有？若有那么一个人，也会说得出相似不同痛苦生活经验。否定因之在我生命中生长。我的生命并没有对困辱屈服。我总要想方法抵抗，不受这个传统力量和环境征服或压倒。“旧家世”固然容易使一个纨绔子堕落，却帮助了我个人在困难绝望中挣扎。一面随环境流转，一面从学习上找新机会。

但是真正可学习的，当时实在只有一面认识人的关系的“丑恶”，一面认识军人对社会的“罪恶”。由辛亥以来形成的大小军阀割据……种种罪恶，即小军阀群的内哄，以及势力平分得到小小稳定时，各在小小防区内如何无情的兽性扩张来鱼肉人民。三年中只看到一片杀戮，一个区域一个区域上千被屠杀者最后手迹（用墨取下的手掌印结）即由我整理，保存到军法处卷宗里。我看过这种杀戮无数，在待成熟生命中，且居然慢慢当成习惯。一面尽管视成习惯，一面自然即种下永远不承认强权的结子。总觉得现实并不合理。这世界如不改造，实在没有人能审判谁。凡属审判，尽管用的是公理和正义作护符，事实上都只是强权一时得势，而用它摧残

无辜。说现实，我所接触的实在太可怕了。一个普通中学生，若在这个情形下受现实教育一年，他不疯狂才真是奇迹！我可受了三年五年这种现实教育。一面是生活屈辱，一面是环境可怕，唯一能救助我的，仅有一点旧小说，和乡村简单生活和自然景物，小小的农家水磨拜访，掘药，捉鸟，捕鱼，猎狐等等小事，冲淡了现实生活一面。这两者却同样影响到将来的生命或工作，这就是在我作品中对平静乡村人民生命的理解基础。

体力既未得到好好发展，生活又在这么一个环境中，而且还长时期随同部队无目的的流转，生命——属于“思索”和“生理”的，却在这么情况下逐渐成熟，请想想，这应当是一种什么发展？从现实环境说来，我早应当被困难打倒了。可是没有自杀，因为在“否定”中有力量支住了自己。我也并没有堕落，内向型的胆小而贫穷，在那种生活方式中，实无从堕落。也因此，在十年后作品中出现的一切乡下人，即或娼妓，品性无不十分善良，为的是我所见到的那个阶层，本来全是善良的。与外人的关系，甚至于近乎“家庭”的。因为正需要家时，我已没有家，什么时候由军营走入一个乡村土娼家坐坐，怯怯的坐在一旁，看那些人做做家务事，或帮她们烧烧火，切切菜，在当时，对我正是一种如何安恬与舒适。我需要的也就只是那么一点点温暖，属于人情的本来。我得到可说已十分富饶，它把另外一种可怕生活完全冲淡了，调和了。这点印象既在生命成熟时保留下来，到后自然便占了我作品主要题旨，由《丈夫》、《边城》都可见出。里面自然浸润有悲哀，痛苦，在困难中的微笑，到处还有“我”！但是一切都用和平掩盖了，因为这也还有伤处。心身多方面的

困苦与屈辱烙印，是去不掉的。如无从变为仇恨，必然是将伤痕包裹起来，用文字包裹起来，不许外露。

这份教育既在无可奈何中承受下来，外面环境又还永远在变，生命于是不能不随同流转。在各种失业情绪经验生活挣扎下，作无定向流转。到处是伤，却并抚治伤处机会也得不到。小客店的寄寓，长时期的落雨，陌生的人，无情的社会，我如一个无固定性的小点置身其间。“否定”在生长中，随“幻想”而生长，因为这是求生存唯一的支柱，二者合并作成个抽象而强韧支柱，失去其一都不会继续生存，产生“未来”。若仅有前者，将必然早成为小军阀的炮灰，或因作土匪遭人枪决；有好些无辜而失业的年青人，都如此草草结局。若仅有后者，不是疯狂自杀，即早已作庙中和尚。两者既同时存在，我于是活下来了，在自己也不甚明白，他人实更不易设想境况下，飘流转徙活下来了。（这其中自然还有《孟子》上几句话：“苦其心志……饿其体肤，”简单有力鼓励我在绝望中不至于糊涂死去。）于是一切都在“微笑”中担当下来了。可不是你们生长于城市寄生于家庭，在生活上小小得失上作的那种微笑，完全不是！这微笑有生活全部屈辱痛苦的印记。有对生命或人生无比深刻的悲悯。有否定。有承认。有《旧约》中殉教者被净化后的眼泪。我好好保留了三十年在嘴边，而你们高级知识分子在近几年中，却把这个微笑解释作“世故”。我倘若稍稍学懂了点你们城里人世故，今天不会如此自处。我因之在半世纪不断变换的环境永远在不同教育，不同××的人中，从不同印象中——却得到一个同一的称呼“神经病”。凡指摘我的，诋毁我的，并以自己生命或道德的完整进步自夸的，是不是也曾经在相同情形，那么

一种发展中受过试验，受过教育，并同样挣扎过来？还是因为侥幸生于小资产阶级环境中，得到良好的保护，以及其他更多知识环境的便利，才有机会能够给我以批评，以检讨，以审判？年青朋友都欢喜说人生如战斗，战斗方式自然极多，我很知道。可是可有一个人十六岁到廿四岁间那么和人生战斗过来，在三十年挣扎中而取得更健康合理发展？或从理论上可得到更健康的结论？我想得到一个回答。

当时既一切俱无，朋友或工作，希望与等待，什么都无。维持生命除空气就只是一点否定精神，不承认精神。一面接受现实试验，一面加以抵抗，不断改造自己。我就用那点仅有机会，仅有空闲，读了一堆书，并消化了它，完全反复消化了它。有老庄和论孟，有韩柳和温李，有传统驳而不纯的叛逆思想，也有传统华而不典的文辞。加上个脆弱生命所遭遇试验，经验和书本知识，却共同在生命中作成一种动力，终于把我挪移离开了那个小小环境，转到了有骆驼、学生、京官和议员的北京了。

初初到这个大都市来，上街见到最多的就是骆驼，所得印象是充满风沙阅历而目光饱含忧戚，在道上却一步一步走得极稳。每天翻开报纸，照例是有关议员的意见和新闻。至于学生和京官数量虽极多，对于我却似乎是个抽象东西。和我离得极远极远。事实上什么都离得极远！学生中给我印……是三种人。

这是个有一百万人的大都市，由总统府到天桥，由京兆尹到小店员，我没有一处熟习的地方，没有一个熟习的人，没有一件熟习的事。手和心都空空的，寄住在杨梅竹斜街一个小会馆西厢房里。长夏的雨水，小《实报》每日新闻都有

坍塌砸人消息，住处房中既然湿霉霉的，墙上也一片水渍斑驳，似乎随时都可完全坍塌。同伴“满伙计”肺病已入第二期，喉头哑沙沙的，一个地主小儿子，即《雪晴》中队长的弟兄，这次同来北京求学读书，到地第四天后，就十分想家，念念家中的菜园和碾坊，老母亲和白狗。我想的却只是“当天”和“明天”，面前过日子就是一种严酷现实教育，没有任何一种方法可以把日子维持下去，由当天到明天。没有一个人可以商量，没有一本书可以指示。

会馆里四合院，住的同乡有卸职候差的科长，报考落第的穷学生，退伍的小军官，领少额干薪的挂名部员。夜里到处房中都有咳嗽声，从声音中即可辨别得出有多少是老病。住正房管会务的叶老表，长年躺卧在烟盘边，从不知经济来源方式下竟躺了十年，小火炉旁还经常炖有猪蹄膀下酒，二太太手上头上金饰也亮灼灼的。长班小二一身瘦瘪瘪如一片干姜，终日在各个房间里串动，即买两个烧饼也会从中取得一点“底子钱”，叫煤球时照例七十斤即抵整数。加上在门前摆个小烟摊，一家三口竟每天可吃蒸馍，还向穷学生放点大加二小债，三元五元出手时从从容容。

生命或生活，既为雨水固定在会馆中，似乎有所等待，其实等待的只是“不可知”。一面茫茫然半天半天站在会馆门前欣赏街景，一面又回到湿霉霉小房子中，看床前绿苔和墙上水渍。和面前世界完全如绝缘。即过去在乡下小河边山坡上太阳下作的梦，也不免受雨水影响弄得模模糊糊了。在这种景况下，回向过去，一片生活印象的重重叠叠，虽充满无可奈何，失业接着失业，各地流转，屈辱和饥饿，在各式不同情形下环境中，如俄国梭古罗卜微笑小说中的主角身份，

永远勉强用微笑抵挡一切无可奈何，到第三次微笑，才下决心迈过了桥栏，向水中跃去。事实上却比这一位处境更加倍恶劣，更不知如何是好。然而一面是青春生命力的无比旺盛，即从这一切不同景况中，也仿佛可以得到“学习”的经验。……且日益积累中形成一种比任何书本还有启发鼓舞的力量。另一面又有个多式多方田野自然的背景，和另外生息于其间那一群，尽管生活极端平凡、简陋，本性实在极端善良的兵士和人民，他们的小小得失哀乐，唯其与我已经离开，反而能更加深刻认识。到了北平新环境中，和这一切离远了，即这种痛苦回忆，竟也成为我生存的最大快乐和支柱了。这个发展既酝酿于成熟的生命中，自然会同时影响到后来的写作生活，一看即显然的。作品中的乡土情感，混和了真实和幻念，而把现实生活痛苦印象一部分加以掩饰，使之保留童话的美和静，也即由之而来。历来批评者对于这一点，都忽略了作者生命经验的连续性和不可分割性。唯有一个刘西渭^②，能稍得其解也还不够。这个老友的文章特点是在……自得其乐较多，而对作者生活作品却无多兴趣。这也就是我对于批评永远不能心服，不感兴趣的原因。如果批评从“思想”着眼，用公式和一定形态加以范围，自然更不会得到要领，毁誉都若并无意义可言！甚至于搔不着痒处的赞美，比有意□□更还难受。这有好处也有坏处。好处是对于工作信心的加强，坏处即个人气氛的抬头，随之而下便不免顽固，坚信思维的庄严，从自由主义者名分下，发展而成为他人政争工具，当作靶子或盾牌。先是不自觉，到后来，则由负气而转增加负隅自固褊持，终于在自己所形成的□□孤立情绪中，完全无从自脱。这是有关思索写作的发展过程。目前来加以

检讨，说它是不见阳光的病态结果，并不过分。但这种不见阳光的由来，实有个更深远的背景，是“个人”的也是“社会”的，却不是一般批评指摘所能见到的。

“失业”本是近四十年代军阀封建政治一个普遍现象。先是大小军阀的分区割据，对人民就业根本无所谓计划。不仅教育无计划，利用为狗腿子也不计划。军阀本身及所率领集团，即凡事只是随习惯而拖混下去。在集团以外，从不曾有个好好安排。到兼并时代一过，有个强秦一统后，又还是唯知有己，在极端包庇独占贪污自私情形中，少数分赃而多数无业，所以近四十年“失业”本是现社会万千人民一种普遍经验，不值得一提。不过我却是从小小区域里充分接受这种社会教育多年以后，又转到另一个完全陌生大城市里，来接受相似而不同，更漠然无情的社会教育。唯有相同经验的生命，方能明白这种教育影响到一个人另外一些问题时，会有些什么不同结果。好或坏，反映到抽象人格具体行为两方面时，可能如何必然又如何。长处和弱点所自来，却由于同一源泉土壤，决非两种雨露阳光。是一个整体，并非零碎枝节。

为求生存，我得挣扎，于一切可能中作种种努力。求学既无可望，求职亦无可望，唯一是手中还有一支笔，可以自由处理一点印象联想和生活经验，来作求生的准备。但是，这对于□□求□生，□□□□□保持最低健康，不至于饿倒大马路，阳沟边，在同学同乡同什么小集团独占一切情形下，我想用这支笔突破社会习惯的限制，得到最低生活的需要，当时实毫无希望可言。

明白手中所操纵的工具无多大用处后，想去作作什么小

工，依然没有机会。曾到琉璃厂几个小石印店里去，请求收容作一个学徒，几个小字虽还看得去，因为无□□保，交涉就不成功。最多机会是去天桥或前门大街一带，跟随奉军直军什么部队的“招募委员”那支小白旗，明白大都市可以用一些□□骗人一套，把兵招来，向不可知地方走去，目下的伙食和将来的生命，都有了个交代。因为一直到北伐成功前夕，在北平前门外大街上，天桥附近，就时常还可看见那么一两个烟容满面的老军务兵油子，手执一个破旧小小白布三角旗，在路口停顿，旁边照例站了些闲散杂流，听他说话，宣传部队待遇和将来希望。照例还在技术上预先安排了几个大小不一的同伙，作为受感化后陆续站到旗子下来，于是当真也就有三五个面容憔悴，眼神痴呆的年青人，外省前来投奔亲戚进退不……同样归于旗下，表示乐意跟随归营。一会儿，这面小白旗就带领了一小串失业人走去了。至于走到什么地方去，为候补炮灰，或为军□□转卖出关作小工，那就只有天知道了。

我曾有过好几次跟队的经验，茫然漠然走了一小节路，终于又离了群，停顿到路旁，眼看着那个死亡队伍远去。随即从前门大街茶食铺的点心，羊肉铺的羊肉，和一切铺子窗前的陈列，与广告的炫耀，或什么小铺子门前有喇叭的留声机放的《洋人大笑》片子，吸□□忘了一切也忘了腹中空虚，暂时忘了自己的失业和饥饿。眼前的就永远是不属于我的。一切存在和个人都若无关系。我希望即或是吵骂，能参加一份也好，可是前门大街人来人往虽相当多，想得到这点机会就并不多。只合完全游离于生活以外，作一个旁观者。比数年前在辰河流域小县城游荡情形还更单独，更无可奈何，为